

SHIJIHUIMOU  
RENWUXILIE

# 浮世的悲哀



# 张爱玲传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宋明炜

今年九歲，因考英文不夠所及，沒有進學堂。現在先生在室所居，英文明年大約可以考取了。前天，我看見附刊編輯的《四庫全書》上，有張愛玲寫給我的信，想起我在杭州時，常常常說起我所見到的中國舊事，我真想寄給你看：不知喜怒哀樂。

信稿投封一第的玲愛張

世纪回眸·人物系列



SHIJIHUIMOU RENWUXILIE

K825.6/458

世纪回眸·人物系列

# 浮世的悲哀 张爱玲传

宋明炜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 征  
封面设计：王志伟

浮世的悲哀

张爱玲传

宋明炜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 经销 上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5 插页 6 字数 214,000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5321-1729-4/1·1399 定价：15.50 元



儿童时代的  
张爱玲

张爱玲的第一封投稿信

託者先生  
我今年九歲因為英文不夠所  
以還沒有進學堂現在先在室家  
裏補英文明年大約可以考四級了  
前天我看見附刊編的報事我想起我在杭州  
的這事我本所以寄給你看：不知  
你記不記得他太長了不我常常  
這樣他寫：子可是不像你們報  
歡書：那登的孫中山的兒子那  
天流的畫子是娃娃廣告的人  
熟頗色你如果要我就寄  
你看：祝你快樂

张爱玲的第一封投稿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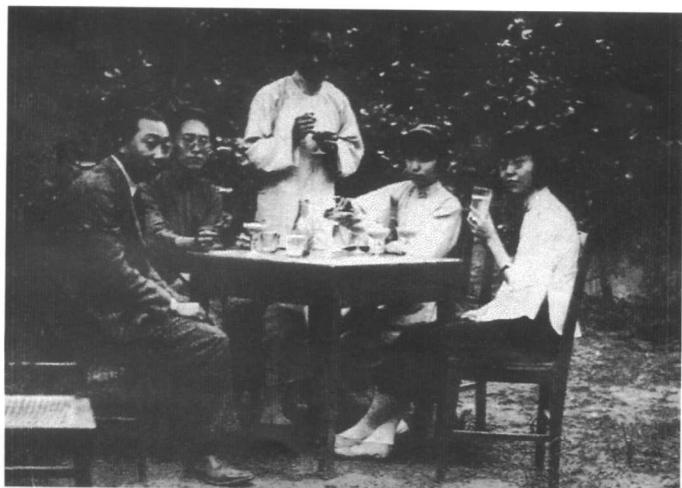


中学时代的张爱玲



母亲黄逸梵

张家的小型园会，左二是张廷重，  
右二是黄逸梵，右一是张茂渊



成名后的张爱玲



四十年代在上海



## 张爱玲女士“红玫瑰与白玫瑰”之原稿

自己又觉得益處。自己又覺得益處。

張愛玲女士「紅玫瑰與白玫瑰」之原稿



四十年代在上海



张爱玲旧居常德  
公寓，原名爱丁  
堡公寓



张爱玲旧居长江公寓，原名卡尔登公寓

香港浅水湾公寓《倾城之恋》故事发生背景





六十年代在美国

在台湾的张爱玲



晚年的胡兰成

张爱玲生前  
最后留影



## 编者言

---

从今天起，——这每一天，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秒，我们都别无选择地朝着世纪末逼近着。身处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口回眸百年历史：现代中国经过了几代人的前赴后继，受尽磨难，至今方才徐徐拉开现代化的大幕。我们或可再问一声：这现代社会转型期的序幕，是否延续得太久了一些？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自今日始萦绕在人们心头，早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口，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们已经发出了类似的疑问，他们急躁不安，东渡日本，西走欧美，上下求索着……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悲壮行程，如同一道现代中国史上的深沉凿道。本丛书的宗旨，正是要通过这几代知识分子不同的生活历程、心灵历程以及学术历程的描述，达到一种对一个世纪的整体性反思，从而使我们有更多的理性来抉择下一世纪的路该怎样的走下去。

## 目 录

---

第一章	小时候 .....	1
第二章	阳光里只有昏睡 .....	25
第三章	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 .....	65
第四章	平淡中的恐怖 .....	94
第五章	没有光的所在 .....	117
第六章	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 .....	158
第七章	多少恨 .....	202
第八章	回不去了 .....	230
第九章	淡出 .....	274
附录一	张爱玲年表 .....	303
附录二	参考书目 .....	322
后 记	.....	325

# 第一章 小时候

---

最初的一切都是模糊朦胧、含混不清的。她依稀记得被一个佣人抱在怀里，两只小手却并不闲着，探出去揪那个佣人颈项上松软的皮，一直摸到颌下，会有不同的感觉。她的脾气似乎很坏，不耐烦的时候，会把那个佣人抓得满脸血痕——印象中，这是在北京，那时她两岁。关于北京，只有这些不相干的、纯粹感官的印象留在了记忆中，其余的、以及更早的对于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印象，全都无声无息的淹没在黑乎乎不透光的遗忘中了。但是有一件事，经过别人的复述，在她的意识里留下了一些支离破碎的印象，这就是“抓周”。按照她家族里的规矩，小孩子满了周岁，要在一只漆盘里拣选一样东西，以卜将来的志向和命运，当她满周岁时自然也不会例外，被大人抱到各种琳琅满目的物件前，糊里糊涂地抓起一样。但是至于她抓到了什么，她自己不会记得，只有听凭别人说。她姑姑说那是一只小金镑，有一个女佣却坚持说她拿的是一支笔，究竟是谁说得对，恐怕永远也考证不出来了。但若将这两种意见合在一起，却是一件极有意味的事情，似乎在冥冥之中已经注定，这个还在襁褓中的、懵懵懂懂的小不点儿，长大之后

一定要以写文章换钱来谋生活了。

记忆中的第一个家是在天津，虽然她是生在上海的。<sup>①</sup>但在她还只有两岁的时候，她家从上海搬到了北方。她最初的较为清晰的记忆之一，是看到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一只翡翠胸针——是一个爱打扮的漂亮妈妈，她在旁边仰脸望着，羡慕万分，感到自己简直都等不及长大了。她说过一句话，可能是她当时最大的心愿：“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sup>②</sup>想想看，在这可爱的雄心壮志里含有着多么急切的渴望，渴望漂亮，渴望长大，渴望能够做大人不许做的事情，这该是一个心中满含独立意愿，向往在生活中可以自作主张的小小的女孩子。然而，这最初的愿望却不可能马上就得以实现，不得不服从时间刻板的规律，不知道她的心里会有多么焦急。但是后来她发现越是性急，日子反而显得越长，在她的眼中，童年的岁月温暖而迟缓，慢腾腾地仿佛永无尽头。

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依然是一个小不点儿，每

---

① 张爱玲于1920年9月19日出生在上海租界张公馆内。关于张爱玲的生年一度有两种说法：《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二期上孙瑞珍的《张爱玲生平和创作活动简记》及国内目前的几种《张爱玲传》中均把1921年作为张爱玲的生年；但根据台湾《联合报》的资料，并经张爱玲本人证实，她确实是生于1920年。又根据她在台湾的表妹所说，张爱玲的属相是猴，而1920年正是猴年。关于张爱玲的生日，据香港大学的学生档案，知为9月19日；《联合报》的资料认为是9月30日，张爱玲去信说：“阳历生日只供填表用，”显然也不能确定。

② 张爱玲：《童言无忌》，《流言》，5页，中国科学公司1944年初版，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

天早上由佣人抱着送到母亲的铜床上，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母亲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最初学着认方块字也是在母亲的床上，每天下午认得两个字以后，可以吃到两块绿豆糕作为奖励。不知道她是在什么时候认得自己的名字的，那两个笔划复杂的方块字——张煐，对于小小的她，大约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并且念在嘴里也嗡嗡的不响亮。当时她还只有这个小名，至于她的大名“张爱玲”，是十岁那年上小学时，由她母亲给她起的。<sup>①</sup>

小时候，她是圆脸，留短发，但长长的刘海垂下来一直遮住眉毛。在她晚年编辑出版的照相簿里，有三张照片是她在这人生最初的一段光阴里的留影。第一张是在室外，她站在两个大人中间，左边是她的姑姑，右边是她的一个已经成年的堂侄女妞儿，她的腰被姑姑揽着，身子有些不安分地扭动着，好像很不情愿似的，脸上是一种颇为淘气而又有些自得的神情。另外一张她在妞儿怀里，坐得很端正，目光专注地盯着镜头，显出一种与儿童不很相配的严肃神态。她的心里正在想什么呢？是在疑心眼前这架古怪的照相机，还是另有什么不痛快的心事？唯有在她单独一人的照片上，她笑得很开心，胖胖的小脸上眉眼都舒展开了，完全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

---

① 张煐是她的小名，当她十岁上小学时，母亲要给她起一个新的名字，就从英文人名中暂时选译了两个字：爱玲，英语原名是 Eileen——后来张爱玲在《二十世纪》发表英语文章，出版《秧歌》与《赤地之恋》等书的英文版时，均署名为 Eileen Chang——但是在她的家中，依旧只称呼她的小名。为了文字上的统一，本书从一开始就以“张爱玲”这个名字称呼她。

关于这张照片，她的记忆要多些。她记得：“那件衣服是淡蓝色薄绸，印着一蓬蓬白雾。T字形白绸领，穿着有点傻头傻脑的，我并不怎么喜欢，只感到亲切。随又记起那天我非常高兴，看见我母亲替这张照片着色。一张小书桌迎亮搁在装着玻璃窗的小阳台上，北国的阴天下午，仍旧相当幽暗。我站在旁边看着，杂乱的桌面上有黑铁水彩画颜料盒，细瘦的黑铁管毛笔，一杯水。她把我的嘴唇画成薄薄的红唇，衣服也改填最鲜艳的蓝绿色。”<sup>①</sup>

还有一张照片上没有她，是五个大人：她的父亲，母亲，姑姑和两个成年“大侄侄”。背景是天津家中一个小花园。除了一个穿长衫的侄侄，其余四人围着一张方桌坐着，正在饮酒。她的父亲身材瘦削，戴眼镜，显得略微有些病容，坐在方桌的一角。另一侧坐着她母亲，正在低头倒酒，虽然看不出脸上有什么表情，但这个被永远地定格了的动作，毫不含糊地显示出了这位大家闺秀的优雅风度。这似乎是一次家族内年轻人的小型园会，像是在一个晴朗的下午，照片上的人们都有着闲适而温和的神态。但像这样的园会在她的家中恐怕已是寥寥可数了，因为不久以后，在这画面中的两位女性即将离家远行了。

她四岁那一年，母亲离开家到国外去，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厌恶她的父亲——他这时已经娶了妾，还吸上了鸦片烟。她母亲借口她的姑姑出国留学需要女伴监护，和她一起去了英

---

<sup>①</sup> 张爱玲：《对照记》，6页，皇冠出版社1994年版。